我与插画

俞晓夫

很荣幸,我和丁小方能够受邀代表上海方参加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,欣喜之余颇感意外。作为“老法师”能够共同参与为期三天的插画节,拿出作品来和大家分享,跟上时代的节奏,和年轻的艺术家们一起狂欢,很有意义。为了提升活力、丰富精彩,我们同时精心挑选出7位各具特色、可以代表上海的本地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共同参与。

作为一位油画家,我已经很久没有碰插画这块了。其实我早年就是靠插画、连环画起家的。根据莫泊桑短篇小说改编的《一个儿子》曾经在第三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荣获二等奖。以毕加索为主题的《和平鸽》在首届上海青年美展中获得过一等奖。用现在的说法来说,这两套画都是彩色绘本。我还为美国畅销小说《根》用黑白画的形式画过长篇连环画,为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画过插图。在五十岁的时候,还用钢笔连环画的形式,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发表了很长一段时间,记得是为了配合2000年版的电影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我还曾被聘为著名的杂志《读者》的专栏画家。因篇幅原因,不能再举。

这次为准备上海国际插画节,我首先拿出我的压箱之作《域外旅行速写》,精心挑选出一些来参展。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不少作品是我用中国的毛笔、墨汁直接在半生半熟的宣纸上挥毫,故而不知算是洋为中用还是中为洋用,是个有趣的模糊啊!说起这个形式的出现,那还是靠和韩硕在一起写生的机缘哩。当时我弹尽粮绝,只剩韩硕那里还有点毛笔、老胡开文的墨汁和半生半熟的宣纸,于是他说,你虽是画西画的,但我看你笔性还行,要么你大胆试试?在他鼓励下,我便使着性子莽撞一用,结果就是这一用,一下子翻开了我别开生面的一页。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先作个揖,虔诚感谢一下大画家韩硕老兄。还要提一句:韩硕的毛笔真好,用起来舒服极了。

接下来我拿出来的是我的漫画。说起漫画,应该是和我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,在严肃的场合下总要忍俊不禁,在放松的时候总又有些悲悯式的历史担当,即使画雄伟题材的大创作,比如鲁迅、爱因斯坦、司马迁等总会走点神,加点“恶作剧”,后来画莎士比亚、回忆经典等更是肆无忌惮,包括我这次专门拿出四幅小油画参展,就是强调这个态度,让它算在漫画和插画的范畴。真正形成我绘画中有漫画这一面的,起源还是新民晚报。大概二十多年前,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给我开了一个专栏,由吴越的父亲吴颐人老先生篆书题写的,叫“俞晓夫闲聊”,等于开一个小窗口,大约足足有一年的时间,让我每周一幅漫画一段文字表白。比如,画一个醉鬼,下面的文字是这样的:这个醉鬼说倒下的是酒瓶子。到了退休后,尤其是最近十几年,我又开始漫画创作,给我现在的这个漫画取名《玩偶之家》,着重人物表情刻画。有些是中外大人物,如中国的鲁迅、吴昌硕等,域外的如爱因斯坦、毕加索、贝多芬、托尔斯泰等。也有各式小人物,人生百态。用我擅长的表情刻画去呵护、戏谑这冷暖人间,创作手法是信手拈来,即兴发挥,做到召之即来,挥之则去。内核是:由中国上海近代史赋予这座城市而自然形成的人文积淀,俗称海派。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道理都懂,就是不动!

首尔韩果风

黄峪

景福宫宫墙的朱红飞檐下,成均馆大学街的傍晚渐渐染上暮色。这个紧邻古宫的街区文艺气息浓厚,沿路小巧的艺术中心、各式剧场琳琅满目。传统古韵与现代艺术气息交织,极其独特。邀我来讲学的徐希定教授和她的硕士生、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丽娜·李,陪着我一路在街上闲逛,想找一家咖啡馆歇脚小坐。

徐希定教授是土生土长的首尔东南人,本科便以全额奖学金就读于成均馆大学,之后远赴海外,在中国、美国与欧洲都有游学与研究经历,离开首尔已有整整二十年。如今重回母校任教,走在熟悉的校园内外,她深觉物是人非,不免感慨万千。路过一间门面低调、色彩沉稳的独栋老店时,她轻声告诉我们,这是1956年创立的咖啡馆,也是这条街上历史最悠久的一家,她的父母当年就是在这里约会的。一句话,让这条热闹的街巷,瞬间沉淀出厚重的岁月感。

不远处一家店铺明亮温暖的灯光,在微凉暮色里格外治愈,瞬间勾起了我们进店的念头。可走近一看,门口、橱窗贴满潮流明星与偶像照片,处处都是“欧巴来了”的应援氛围,我和徐教授不免心生疑惑:这样一家满是粉丝应援装饰的店,真的能吃到好吃的点心吗?阿丽娜笑着提议:“看起来氛围很好,我们进去试试吧!”抱着几分迟疑与好奇,我们终究推开了店门。

落座后,阿丽娜一眼就盯上了菜单上的“开城酒果”,眼睛一亮,当即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品尝。出于对本民族传统点心的喜爱与寻根之心,她在哈萨克斯坦时就已经专门学习并亲手制作过这款小吃,对它的来历与做法都十分熟悉。这是源自朝鲜半岛开城地区的传统韩果,历史可追溯至高丽时期,在当年是宴会、新年招待贵客的高级甜点,有着“高丽时代的甜甜圈”之称。传统做法以糯米粉混合少量面粉与米酒揉团,搓成球状油炸后裹上米糖浆,口感外脆内糯,如今也因复古风潮重回韩国咖啡馆,成为十分受欢迎的古早味甜点。

徐教授在一旁补充,开城酒果真正起源于高丽王朝的开京,属于韩式油蜜果的一种,并非高句丽或新罗时期的点心,只是因为开城曾属高句丽旧地,才常被后人连带联想。我们点了济州橘子、樱桃和经典原味三款,先尝了顶端嵌着一颗饱满南瓜子的原味。入口甜糯温润,除了麦芽糖的清香,还带着淡淡的肉桂芬芳,甜而不腻,余味悠长。阿丽娜忽然想起,在哈萨克斯坦通用的俄语里,这种香料口语发音近似“quipi”,和中文“桂皮”发音几乎一模一样,在当地甜点与热饮中也十分常见。我们都感叹这份奇妙的巧合,如同一条隐秘线索,见证着香料在东方大陆辗转流传的历史。

这一刻我们也恍然明白,景福宫旁的这条大学街,本就是多元文化自然交融的地方。千年传承的开城酒果、鲜活热烈的韩流文化、首尔独有的咖啡馆气质,在此无缝交织。一边是年轻人追逐热爱的潮流气息,一边是绵延千年的饮食根脉,旧友重逢的温情、跨国寻根的心意、跨越时空的文化闲谈,都融在这一口暖甜里,成为首尔街头格外动人的瞬间。

撩谈洋场八仙

祝淳翔

魏绍昌《京华美梦》书中收录《从韩菁清之死说开去》一文,提及韩菁清“曾同陈蝶衣、潘勤孟、冯凤三、席曙天等凑成八人,在国际饭店八仙厅义结金兰,号称当代八仙,她便是活着的何仙姑”。短短几十字,讹误多处。韩菁清逝于1994年8月,不妨看看冯凤三以过来人身份,在香港《大成》第251期十月号上发表的悼文《我所知道的韩菁清》,笔下相较而言要准确得多:“抗战胜利后,由摄影家顾志刚兄撮合,上海有义结金兰的所谓‘洋场八仙’,行礼于瑜伽精舍中佛堂。此夕进膳于‘梅龙镇’四川菜馆,来宾中有本刊沈(苇窗)社长。‘八仙’以长幼为序是陈蝶衣、潘勤孟、顾志刚、冯凤三、谭雪莱、席曙天、黄彰才与韩菁清。菁清是小妹子,亦有人把她称作‘何仙姑’与‘韩老八’。八人常在国际饭店底层喝咖啡,底层无名,好事者即称之为‘八仙厅’,甚至为‘国际’当局所接受呢。”

揆诸旧报,这段故事还可展开说说。

1948年1月8日,凤三在《铁报》发表《洋场八仙》,谈及韩菁清某日跑到国际饭店茶座找他们,说想要结异姓兄妹,“欲物色先生七人,以符传说中八仙故事,内定人物同文方面有蝶衣、勤孟二兄,与曙天兄暨不佞等,一俟数齐,当择黄道吉日举行隆重仪式,并邀各界观礼”。三天后,潘勤孟在《诚报》刊《洋场八仙考》,称经过缜密考核,阵容如下:“长兄陈蝶衣,江苏武进,三十九岁,历任杂志副刊主编。次潘勤孟,江苏宜兴,三十七岁,小型报撰述人。次顾志刚,江苏启东,三十七岁,摄影家。次冯蘅,浙江慈溪,三十岁,洋场才子。次谭雪莱,湖北汉口,供职市府。次席曙天,江苏吴门,二十七岁,洞庭东山望族,前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席德懋族孙。次黄彰才,江苏上海,二十六岁,《飞报》编辑。小妹韩菁清,湖北汉口,民国三十五年歌唱皇后。”1月17日预备兰谱,由陈蝶衣撰序,潘勤孟用正楷书写。观礼请柬发出三百份,并请朱凤蔚莅临主持。18日下午三点半行礼,沈苇窗任司仪,七位仁兄一律蓝袍黑褂,粉底缎鞋,韩菁清绣花旗袍,发上簪花,气派雍容。“在大佛堂内,先拜神,再互拜,即在瑜伽精舍,由黑子(翁飞鹏)摄影,拍三卷软片之多。七时在梅龙镇开贺筵”(《诚报》1948.1.20)。1月20日,勤孟撰《八仙兰牒》刊《罗宾汉》报,文中录有陈蝶衣序:“我等生非同里,系不同支。惟是意气相投,情有逾手足;精诚所格,谊有切乎苔岑。因欲协比埙篪,缔新盟于兰牒;约为兄妹,仿故事于桃园。时贤有天下一家之言,宁非卓见;异性作瑶台八仙之聚,倘亦前缘。自此当契合而无间,神明且佑;愿欢忱之与共,信守不渝。”骈四俪六,显得郑重其事。兰谱共64份,均请书画家马公愚题眉。

瑜伽精舍为韩菁清寓邸,坐落于成都北路江阴路口,是一幢古老而精致的洋房,由韩家父女于抗战胜利后出资购置。

瞻仰马克思墓

钱坤忠

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,数十年前的那一天,我曾在伦敦瞻仰马克思墓。

由于工作原因,在我当海员的几年中,我们的船舶多次停靠伦敦港。1974年停靠期间,恰好遇到马克思诞辰,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船舶党支部决定组织部分船员去瞻仰马克思墓。我联系了船舶代理,购买了鲜花,准备在5月5日前去海格特公墓。

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特里尔城,但1849年之后他都在英国度过,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寓所逝世。三天后,遗体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一个角落下葬。1954年英国共产党选了海格特墓区最醒目的位置,重新建了一座新墓。1956年由英国皇家雕刻学会专家布雷德斯雕刻的青铜头像安放在基座上,显得伟岸醒目。

位于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公墓是一个幽静的陵园,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,有5万多座墓碑。那天春风拂面,阳光和煦,我们二十几名中国海员,穿着统一的制服,耳边响着泰晤士河沉重河水的流淌声,静静地走向海格特。进了公墓,我们沿着一条长满蔓草的小径前行,走了几分钟,看到一处比较开阔,绿荫环抱,马克思雕像赫然在望。它背后是高大的乔木林,枝繁叶茂;前面有一方草坪,如同绿毯;右方是一些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墓地。

马克思青铜头像端放在一座长方体的墓碑上,栩栩如生。他那宽大的前额蕴藏着丰富而超人的智慧;他那深沉的眼睛显示着无穷的勇气和力量。这位思想家以坚毅、慈祥同时又带一点期待的神情,凝望着前方、凝望着这个世界、凝望着人类正在变化的一切。墓碑底座正面上端镌刻着一行金色大字: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!”下面是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一文中的结束语: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几行字在春天的阳光照射下,熠熠闪光。

我们在马克思墓前鞠躬、默哀,然后献上鲜花。此刻不禁想起了语文课本上学习过的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这篇千古传诵的悼文,想起恩格斯的话:“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。”

立夏·诗史

姚渊

一

凡立夏,王,必穿戴赤红的衣冠,出王城南郊,迎接夏天。

此时,龙心大火,即将上中天。

这枚红巨星,正与通身着了赤色的人间的王,相印。

二

夏,大也。夏,华也。服章之美为华。礼仪之大为夏。

吴公子季札聘鲁闻夏声曰:能夏则大,大之至也。

原来夏是图腾,收藏了最深的秘语,嵌在天下中国,圣王肇业的源头。

三

夏季之夏,却又从何而来呢?

在夏朝,在夏小正的年代,夏字,还未用作季节。

直至,夏桀死了夏朝灭了,才有了,四季之夏。

许是因为,每到烈日当空,焦苦的人们便会想起,那自称太阳王的暴虐无度的末代夏王。

就会喊出那一声旷古的诅咒:时曰曷丧,予及汝偕亡。

这一季,于是得名为夏。

雅玩

为卢梭传信

林哲畅

那天我带儿子去树林。他还在睡篮里时就常随我去那里,如今他已快三岁了。徜徉其中,见到一位又一位新的植物朋友,清脆的鸟鸣始终和他的笑声呼应。“爸爸,这个是什么?”一个问题接一个提问,就像露水一样闪闪发亮。只是那天我始终觉得有一位老者在向我们诉说一些什么。

我从未见过他,但我对他不陌生。他从1771年开始陆续给一个5岁的女孩写了若干封信,依时令的不同,向她介绍了百合科、十字花科、豆科、唇形科、伞形科、菊科、蔷薇科等常见的植物。

他就是卢梭。那些满怀赤子之心的信件写于晚年,我们可以从《植物学通信》中读到。相对于作为哲学家、政治学家或者教育家的卢梭,我更喜爱他和植物、和自然打交道的方式。在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中,明艳的花朵、缤纷的草地、清新的绿荫、自然的苍翠已经为他洗净了被种种丑陋玷污了的想象力;而到了《植物学通信》中,我几乎见到了最真实、最睿智的卢梭,他通过探究自然的奥秘,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对象来充实灵魂,给灵魂提供了有益的养料。每次我踏入一片树林中,我都会想到他。他突然从树林深处被拉回,脸上的皱纹就像老树的年轮,一条又一条,一轮接一轮,中间填写了各种植物谱写的音符。他写的信件充满了童趣,想到它们,就依旧能感受到他在陪伴我的林间漫步。

如今,我的孩子也加入了我们的漫步,我引领着孩子去探索自然,他用提问把我拉回了自己的童年,在植物的世界中,我们其实都是孩子。植物和我们一样,看似不言不语,可是离开喧嚣,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会发声,只有安静下来,我们才会感受到。如果我们尝试从它们的角度去观看这个世界,那么没有一株植物是平淡的,它们展现的弧度、绽放的花朵、散出的清香以及赠予的果实,这一切就像孩子的提问一样,帮助我们思考,触发我们去重新看待生命,也重新看待作为人类的自己。哪怕最柔弱的植物也会从城市中最不起眼的裂缝中探出头来。我们每一次出行,在习以为常的路途中都会遇到新的花开。了解它们的身世,也就是追溯我们这颗星球的演化史,寻找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。

七夕会

带孩子在树林中漫步,将卢梭先生的信件传递出去——那些信只是一个开始,我们最终要接着去写出新的篇章。想到这些,我心中的一些烦恼就会被放下。大自然不只是植物的家,也是我们人类的家园,在这个家中,我们收到信使送来卢梭写的信,我们还可以收到更多植物写给我们的信。我也会像浇灌植物一样去细心养育孩子,我们都会像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地面对生活,绽放自己。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
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